

势如破竹的梅花桩战术

——罗炳辉的军事智慧与创新

■潘金桥 陆书煜 周宇

1941年皖南事变后，日本侵略军对华中各根据地进行了疯狂“扫荡”，妄图借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事端后，彻底打垮新四军。为粉碎日军的阴谋、保留并发展主力部队，新四军第2师师长罗炳辉经过长时间构思和演练，探索出一套以伏击和运动游击为特色，涵盖纠缠、阻击迟滞、扰乱、歼灭等内容的独特战术——梅花桩战术。

该战术的特点是将部队适当打散，分别部署在3至5处，其阵型如同梅花瓣般围绕中心纵深分布。面对日军采用的分进合击战术，梅花桩战术有效避免了被集中打击的风险。通过分散部署，使敌军难以锁定大规模目标；通过部队间的紧密配合，又能迅速集中兵力对敌进行致命打击。梅花桩战术在新四军中推广实施后，很快取得超出预期的显著效果。

首试金牛山 初战显神威

“新四军，真正强，抗日救国的好榜样。金牛山上又打了大胜仗，布下天罗和地网，杀得鬼子汉奸无处藏，势如破竹的‘梅花桩’，杀伤他处五百，活捉他几十双……”这首至今仍六合传唱的歌谣，记录的正是1941年4月罗炳辉率领新四军第2师主力，在金牛山一带首次成功运用梅花桩战术的战斗。

金牛山，位于六合县东北部，距县城40余里，其四面山河环绕，南侧与峨眉山遥遥相对，两山间丘陵起伏、洼地密布、村落众多，为隐蔽部署兵力提供了绝佳条件，是理想的歼敌战场。为有效歼灭日军，罗炳辉决定在这里采用梅花桩战术，他巧妙地将部队按照梅花桩阵势分散部署。其中，第5旅第15团布置在大井赵一带，派遣1个连在郑家集周边活动，1个连在长兴集周边活动，负责警戒六合及金家集方向的敌军，并以班为单位成梅花桩式分段活动，一旦发现敌情立即阻击并报告；旅直属队驻扎在泉水寺、藕子山一带；第4旅第12团团部布置在金牛山南侧的陈家庄，所属3个营也遵循梅花桩阵势布局。

4月16日夜，驻扬州及周边地区的日伪军700余人，携带轻重武器，乘车抵达谢家集后又转向樊家集。17日清晨，敌军分为两路进攻，一路直指新四军第2师第12团团部所在地大陈庄，另一路向第12团第3营驻地房马庄逼近。得益于罗炳辉事前精心布置的梅花桩战术，



位于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的金牛山战斗纪念碑。

日伪军未能对新四军构成有效包围，只得沿田埂匍匐前进尝试隐蔽靠近。当日伪军接近新四军阵地时，一支执行流动巡逻任务的梅花桩小组发现，随即引发战斗。

罗炳辉立即命令向日伪军开火，经过5个小时激战，至中午时分，日伪军已无力发起攻击。第12团乘势反击，歼敌200余人，伪军300余人，随后新四军乘胜追击，收复老子山、龟山等此前被日伪占领的据点。金牛山战斗不仅展现了新四军的勇猛，也实践证明了罗炳辉创立的梅花桩战术在迷惑、扰乱、迟滞和伏击日伪军方面的显著效果，为游击战术的发展贡献了新的实践经验。

布阵桂子山 痛击日伪军

1943年初，中共中央华中局及新四军军部由苏北迁至淮南盱眙县黄花塘。2月，成立淮南军区，领导机关由第2师的指挥机关兼，罗炳辉接任第2师师长兼淮南军区司令员。

8月，驻南京六合县的日伪军约800人，开始对六合地区展开季节性“扫荡”并抢粮。14日，敌军在八百桥地区进行烧杀抢掠，计划进一步“扫荡”六合墩地区。针对此种情况，罗炳辉命令第5旅第13团在八百桥与六合墩之间的桂子山一带采用梅花桩阵势布兵，迎头痛击下乡抢粮的日伪军。桂子山在黄花塘东南面，是一处重要门户。

17日清晨，日伪军400余人向六合墩方向推进，途中遭遇第13团侦察队。侦察队且战且退，诱敌深入桂子山。第4连在无名高地，第5、第6连在丁家山头，均筑有简易野战工事。9时许，一场争夺山头的战斗激烈展开，日伪军利用火力优势发起强攻。第4连多次夺回阵地，第5、第6连也成功击退敌军多轮进攻。随后，第13团第1、第3营及旅特务营增援到达，多路冲锋，将日伪军压缩至桂子山下的几个小村子里。21时，残敌趁夜潜逃。此战，共歼毙伤日伪军300余人。

次日，南京的报纸在显著位置刊登一则新闻：皇军在桂子山遭遇新四军围攻，伤亡很大。几天后，桂子山战斗在扬州街头巷尾广为流传，说书人将此次战斗编成评书：“此次桂子山战斗，鬼子2000多人，新四军只有一个团，敌众我寡，新四军桂子山头获大胜，毙伤日伪军300人，靠的是梅花阵。”此战，日伪军不敢再轻举妄动，路东根据地局势渐趋稳定。

占鸡岗战斗，是梅花桩战术在实战中取得的又一重大胜利。桂系军队（以下简称桂顽）第171师，作为蒋介石在淮河南岸“剿办异党活动”的鹰犬，经常配合日伪军向新四军背后捅刀子。1944年11月，日伪军近万人对路西根据地发动“扫荡”，桂顽第171师第512团团长蒙培

大战占鸡岗 桂顽人马翻

占鸡岗战斗，是梅花桩战术在实战中取得的又一重大胜利。桂系军队（以下简称桂顽）第171师，作为蒋介石在淮河南岸“剿办异党活动”的鹰犬，经常配合日伪军向新四军背后捅刀子。1944年11月，日伪军近万人对路西根据地发动“扫荡”，桂顽第171师第512团团长蒙培



抗战时期的罗炳辉。

琼率部跟随其后，企图配合日军进攻。在我军民的有效抗击下，日伪军退却，而退至蒋集的蒙培琼意图挑战新四军。

新四军第2师第5旅旅长成钧，洞察此次桂顽的行动为我军提供了绝佳的歼敌机会。他决定采用点式梅花战术，诱敌至占鸡岗，利用地形优势和防御工事将其歼灭。点式梅花战术是罗炳辉在梅花桩战术基础上，经过实战检验和调整进一步提出的。点式，就是部队摆好梅花桩阵势后，由引诱分队将敌引至预设阵地，引诱分队的行动即为点式。

成钧命令侦察队队长董正海率领1个便衣排，逼近桂顽驻地集，执行诱敌任务。董正海率领的便衣排成功完成深入至占鸡岗。新四军主力已依据点式梅花战术，在占鸡岗周边布置完毕。成钧命令1个主力营扼守主要阵地，与敌展开激战，吸引敌4个精锐主力营全部粘在我占鸡岗正面阵地上，待敌军精疲力尽、陷入困境时，命令我军两翼包抄，全线发动攻击，一举活捉了蒙培琼，歼灭桂顽4个主力营及部分伪军2000余人。后来，陈毅对占鸡岗战斗给予高度评价：“一次歼灭日伪军4个营，在我军历史上还是第一次。”占鸡岗大捷，也使罗炳辉创立的梅花桩战术的威力再一次得到实战验证。

史说新语

因敌制变以求胜

——明朝将领刘江智歼倭寇

■李梦蝶

原典

攻国守御五者，因敌以制变，斯胜矣。

因敌制胜，作为一种重要的军事谋略，受到历代兵家所推崇。认识敌人，只是谋取胜利的第一步，关键在于能否根据敌人的变化及时调整战术与策略，从而把对敌情的了解转化为实际战斗力和作战成效。《投笔肤谈》在开篇即提出因敌制变的原理，并认为它是确保必胜和不败的重要途径。

经典战例

明朝初年，日本由于长期战乱，许多溃兵败将、流离失所的武士流落至小岛上，他们开始对明朝沿海地区发起侵扰，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。明太祖朱元璋高度重视海防安全，下令在沿海重要地点增设卫所、城寨和烽火台等防御设施。1418年，数千名倭寇自金山卫（今属上海）登陆入侵，沿途北上劫掠。时任辽东总兵刘江接到命令，在属地的沿海地区加强防备，随时准备迎战倭寇。

刘江原是徐达的部将，他骁勇善战、屡建奇功，但未曾与倭寇正面交锋，对敌作战策略知之甚少。此外，

由于以往多在陆地参与战斗，而此次面临的是海防战斗，这对刘江及其部将来说颇为陌生。为深入了解敌情，刘江提前数月巡视沿海岛屿，与部将共同研究地形、拟订应对方案。他们发现金州卫（今属大连）西北的望海坨地势较高，距离金州城仅70里，是倭寇上岸的必经之路，也是辽东地区的战略要冲。因此，刘江一方面向朝廷申请增援兵马和物资，另一方面迅速展开望海坨城寨的建设工作，打算将其建成抵御倭寇的桥头堡。

果然，城寨建成后不久，明军便发现约2000名倭寇正沿海向北进发，直逼望海坨。刘江立即下令将步兵和弩手部署入城进行防守，同时派遣部将江隆率领部队潜伏于敌后，计划在倭寇登陆后立即焚毁其船只，切断敌人的退路。

倭寇登陆后，未将附近的明军视为威胁，大摇大摆地朝金州城方向进发。刘江见状，故意让人深入内陆，待其全部进入后，指挥望海坨的守军及自己率领的伏兵同时发起攻击，令倭寇措手不及。倭寇以步兵为主，而刘江部队长期在中原作战，骑兵众多且阵形熟练，他们迅速将敌人驱赶至一处废弃空堡。倭寇发现海边船只被焚，无奈只能据守空堡。

此时，明军士气高昂，将空堡团团围住，誓要消灭倭寇。刘江却下令部队仅从东、南、北三面发起攻击，西面则派老弱士兵摇旗呐喊、做样子。面对对此策略有疑问的部将，刘江解释道，倭寇远道而来，已疲惫不堪，若强攻，其必然死战导致我方伤亡增加；若留一线生机，诱其逃出，再以伏兵包围，可轻易歼灭敌人。果然，倭寇见西面攻势最弱，纷纷夺路而逃，提前埋伏的明军一举击溃、全军覆没。此战后，倭寇数十年间不敢再侵犯辽东沿海。

战例解析

因敌制变，“变”是常态。善用这一军事谋略，便可在战场上占据主动，避免被动挨打，可实现以逸待劳、攻其不备。

深入了解敌人，全面掌握敌情，是战争中的关键。古语有云：“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”事实上，了解敌人往往比了解自己更加困难，因为敌我双方在生活习惯、训练方式、战斗理念等方面存在差异，我方很难用自己的价值观客观地分析对方的每一步行动，进而准确预测敌人的意图。因此，深入了解敌人不仅需要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，还需要领军主帅亲自参与，目的是获得对敌人真实且客观的认识。刘江在准备战斗期间，特别重视搜集关于倭寇的情报。他奔走于辽东沿海的重要岛屿，探访多个曾遭倭寇袭扰的村寨，通过这些努力，刘江对这帮未曾直接交锋的敌人有了基本了解，为他后续部署兵力、迎敌作战打下坚实基础。

主动塑造战场条件，发挥我方优势至关重要。仅仅根据敌方向向应对，像是拆解每一步棋，往往会无意中落入对方布下的陷阱，从而被动地跟随敌人的节奏。不论是进攻、围困还是防守，不论采取何种战术，关键在于确保我方能够主动把握战斗节奏。虽然敌人不是我方操控的木偶，不会完全按照我方的预设采取行动，但通过改变战场环境，能够诱导敌人做出对我有利的行动，从而确保我方在各个层面主导局势。刘江在指挥作战时，先是烧毁敌船、迫敌固守，接着让开通道、诱敌出逃，正是通过引导敌人行动，使明军始终占据主动，充分发挥骑兵陆战的劣势。

深入理解战争的本质和规律，是战略制胜的基石。古人讲“道、天、地、将、法”，实际是透过战争的表象看到其本质规律，这也成为后人指导战争的理论依据。敌人的变与不变，无不是战争规律持续作用的反映。对刘江而言，无论是对方从持盾步兵转变为挥刀的倭寇，还是从正规阵地战转向海上流窜劫掠，这些变化都不能掩盖其趋利避害、因势利导的根本特征。正是基于这种深刻认识，刘江才敢大胆迎战，精准把握敌方弱点，以不变应万变，并最终取得胜利。由此可见，只有掌握了战争的基本规律，才能灵活应对各种变化、创新战术策略，始终保持领先，进而战胜敌人。

翻阅《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成员名录》，在中国工农红军的战斗序列中，一支特殊的部队尤为引人注目，那就是鄂豫皖红军的手枪团。

1933年，红二十五军在长征前，建立了红军历史上第一支手枪团。后来，第3次组建的红二十八军，也成立了一支规模近300人的手枪团。红二十八军当时的总兵力只有4个营，为何还要成立规模较大的手枪团？这背后与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。

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时期，主要作战对象是国民党的师、旅级单位，战斗往往持续时间较长，比如苏家埠之战便延续了48天之久。重建的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时期，由于部队规模缩减，主要作战对象是国民党军的旅、团级单位，战斗时间相对缩短。第3次组建的红二十八军，部队规模进一步缩小，作战对象通常是敌营级以下单位，战斗时间进一步缩短。在这种战争形势下，组建一支规模适中、突击能力强的部队，能够在关键时刻发起强有力的战术突击，对迅速改变战场局势、取得战斗胜利尤为重要。比如，在1935年的桃岭战斗中，红军投入的兵力总计约5个营，敌军投入的兵力累计近2个团，双方实力差距不大，在此情况下将手枪团作为突击队伍，可以取得明显的战斗效果。

此外，在当时的战场上，决战阶段往往以白刃格斗告终，因此短距离的抵近射击机会很多，手枪相对于步枪可以发挥更有效的作用。比如，在1937年夏的白洋山战斗中，红军特务营与东北军作战时，双方兵力相差无几，在最终的近距离作战中，由李世焱率领的手枪团1支分队，通过快速而准确的抵近射击迅速击毙大量敌军，为全歼敌军起到了决定性作用。

随着各式各样的小规模游击战频繁发生，红二十八军对于手枪团这种“特种部队”的需求日益增长。手枪团逐渐开始执行侦察、突击和警戒等任务。

手枪团的官兵们不仅装备了手枪，通常还配备马步枪。在与敌军作战过程中，他们既依靠手枪进行抵近射击，也利用马步枪上的刺刀和枪托进行白刃格斗。鉴于这些装备的特殊性，对兵员的要求也相应提高：一是要求单兵作战能力强，反应敏捷，枪法精准；二是要求在近战中具备出色的格斗能力。

严酷战争环境，促使红军指战员必须认真学习和研究新的作战方法。手枪团作为突击队时使用的“化装偷袭战术”，在攻打敌寨、突破关卡等战斗中效果显著。1936年初，红二十八军第82师政委方永乐派遣作战参谋带领1营进行单独行动，他们多

次利用“化装偷袭战术”取得胜利。该战术的运用收效显著。比如，手枪团让敌军的别动队成了名副其实的“别动队”，使敌方十一路军的秘书长束手就擒等。

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，鄂豫皖红军取得了歼敌18个营的卓越战果。红二十八军的官兵们在总结经验时认为，关键因素在于红二十八军指挥员能够灵活应对战争形势的变化，及时调整部队编制，确保拥有与当时战况相适应的“规模作战能力”。作为当时标志性的“特种部队”——手枪团，正是实施这种策略的有力抓手。红二十八军手枪团这支“特种部队”，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初期。1939年1月，新四军第4支队对部队进行改编时，鄂豫皖红军的“特种部队”——红二十八军手枪团的历史才画上句号。



鄂豫皖红军手枪团使用过的武器。

用声音打败声音

■尚鸿博

1941年11月13日，德军占领的哈尔科夫市一栋大楼突然发生爆炸，导致正在该楼内参加会议的德国第68步兵师师长、当地驻军司令乔治·布劳恩及其数十名下属当场毙命。令人困惑的是，爆炸发生当天，该区域并未受到苏联军队的炮击或空袭。正当德军对调查毫无头绪之际，他们的盟友——芬兰军队揭开了谜底，指出引发爆炸的很可能是苏联研发的一款秘密武器，即可通过无线电信号及声音触发的“遥控炸弹”。

自1921年起，位于列宁格勒的特殊用途发明特殊技术局工程师弗拉迪米尔·伊万诺维奇·贝考里，便着手开发一系列远程操控武器，其中就包括让敌军深感头疼的“遥控炸弹”。经过4年努力，这种创新型武器成功进行试验。随着技术的不断迭代，其远程控制爆炸的作用距离从最初的25千米增至600千米，为“遥控炸弹”投入实战创造了条件。

1941年，在苏芬战争的后续冲突“继续战争”中，战局异常紧张。芬兰军队击退苏联军队，夺回了维堡市。

撤退的苏联军队留下大量地雷和爆炸物，这些遗留的爆炸物在芬兰军队接管维堡市后引发数起爆炸，给当地民众带来恐慌和不安。

1941年8月底，芬兰军队发现一处苏军遗留的爆炸物，其触发装置保存完好。芬兰技术人员对该装置进行分析，很快确认该装置是通过无线电信号操控，信号会使爆炸装置内产生特定的音频，该音频可驱动装置内的3个音叉振动，最终触发爆炸。

解开了“遥控炸弹”谜团的芬兰人，立即研究反制措施，并决定“用声音打败声音”。他们调派了一辆广播车，在维堡市不间断播放《沙基雅尔文·波尔卡》，这是一首节奏欢快的乐曲，当时在芬兰极为流行。为阻止苏联军队的无线电信号，这首曲子被反复在苏联军队使用的多个频段上播放。最终，在后续发现的1000余枚爆炸物中，仅有12枚被苏军成功引爆。

链接历史